

新校张清夜《阴符发秘》

《阴符发秘》序

自序

《阴符发秘》上卷

《阴符发秘》中卷

《阴符发秘》下卷

《阴符经》经传订正

附录一：《玄门戒白》乾隆丙寅

附录二：青羊宫《阴符经碑》跋

附录三：自牧道人别传

新校张清夜《阴符发秘》序

吾友文通，近治道家言，既裒集唐道士成玄英、李荣二家《老子注、义》校而行之，又得清自牧道人张清夜所著《阴符发秘》，并次其年谱，将刻以行世，文通之用力于此勤矣。因论禅宗为中国自成之佛学，而宋人之理学因之，道家之全真教又继禅宗及理学而起，此真能通三教之流别，吾不能易其言也。自牧道人晚出，宜不能无取于全真教，惟范宜宾《玄解》嗣《发秘》而作，其《序》则谓：“自牧道人居蜀，素明南宫之术，却于内丹成道。”盖宋以后道家分南北二宗，北宗流为全真派，而南宗则未必然。《发秘》所释天人合发、日月有数之旨加详，屡称《参同契》、张紫阳之书，皆南宗所奉为圭臬者也。是自牧道人之学不可专以全真派目之。《玄解》持论，则又似偏于南宗。要之，道家自黄老以后，每降愈卑，惟庄周博大，能明无待之至游；魏晋崇玄虚，亦尚不信神仙之说；左元放、魏伯阳言补导，张紫阳宗之，以为南宗。王重阳虽近禅，然其徒所论修习次第，不免于志在冲举。故南北二宗实皆方术。非古之所谓道术也。夫入于术、则其运用不离乎声色形气之间，或拘于阴阳度数之末，术愈精而道愈小矣。此道家之变也。然自牧道人之学，固有所受之，而发之于《阴符》，其书甚为当世所重，又乌可忽乎哉！因序《发秘》，略申余意，并质诸文通。时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谢无量序。

《阴符发秘》序

古圣贤书多据事以明理，惟《易》则空悬其象，而万事万理皆包孕其中。后世兴亡治乱，即《易》之占验也；古来经史子集，即《易》之注脚也。《阴符经》殆与《易》为表里者欤！是经也，不过四百余言，而九天九地、无始无终、一本万殊、大含细入，其旨归所在，与《易经》贞下起元、静中含动，无二理也。特其造语多奇，用字多险，后人遂于奇险处求之，致滋歧论而反晦其意

。试平心静气、反诸吾身而通诸载籍，则释氏之非空非色，老子之常清常静，与儒者之无极太极，皆一以贯之矣。予乡牧道人去儒服改黄冠，腹笥甚富，寓居成都二十余年，于三教诸书外，深契是经之妙，所谓三盗五贼之用，杀机之发，奇器之秘，皆以身体力行者自写其会心之处，而津津道之，较之以郭注《庄》，尤见实际。美矣道人之言曰：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，以《易》语序是经，始无遗蕴，而从前所称兵法云云，皆挂一而漏万。予于是经非素所熟习，今得之而不能读，读之而不能尽解也，则亦以读《易》者读之、解《易》者解之而已。

乾隆甲戌嘉平上浣，若谷沈裕云书于锦城之石室。

自序

余少壮时，历游四方，洞悉人世蜉蝣。癸卯冬，得入蜀，见山水之险异，事物之变迁，益信造化之有而无无也。己酉秋，即遁迹于蓉城之柏森森处，谢尘俗，习清虚，惟日夕展玩《阴符》。客曰：子何为而好读是经予笑而不答。又曰：吾闻《阴符》黄帝所著，又云春秋时书，朱子谓战国见道之人所作，今或目为养生，或云王政，或云兵法，至于诸家注解，又纷然不一，请悉其详。予曰：子之说皆是而皆非也。客愤起而责曰：子何诞乎曰：非诞也。《易》曰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，则出世者目为养生是也，为政者目为王政是也，师旅者云兵法亦无不是也，若执何者为是，即非矣。惟其所莫能拘，莫能定，以之推及于万事万理而莫不至，当此其所以为《阴符》，乃崆峒授受之文，为坟典丘索三教百家经书文字之鼻祖，以天地幽明而原始要终，明夫人未生之前、有生之后，其所以生所以死之故，盖天地与人参三才而一理，是以指天道而明人道，言简而理该，义深而行易。总之，首以明机察物，继以知动知时，而防尅防溃，其彻始彻终，不过以自然至静为工夫，以法天行健为法则，审能如是而知之、防之、体之、行之，则可超乎有生有形之外，而至乎无声无臭之乡，生灭两忘，与太虚一体，岂止养生、王政、兵法而已哉！春秋战国之说无据，姑存而不论阙焉可也。因子执于分别，故曰皆是而皆非也。客曰：其旨既得闻矣，而子留心如是，自必有得之于心，盖（常道观抄本作盍）授中书君发其所得之秘成一家之注，以公同志，何乃自秘其秘乎余曰：噫！昔陆子静先生云：六经注我，我安得又注六经耶！《阴符》亦然。客曰：不然，吾亦固知乎得象忘言、得理忘象，犹谓得鱼而忘筌矣，而方将鱼者可忘筌乎余曰：虽然，非敢秘也，但以一得之愚，发之楮墨，则必不能免，其人之曰是也、非也，诚不能自知其为是也、为非也，而亦不自知其为诞也。

乾隆甲戌仲春之望，长洲自牧道人张清夜序于紫阳洞。

《阴符发秘》上卷

长洲八十老孩张清夜子还注

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。

【注曰：天之道，冲虚静漠，不自生而生；天之行，无私任运，不我化而化。其间气机阖辟，日月交光，皆造化枢机，修身玄范，人能明此，又能体此，则《阴符》之能事毕矣。】

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，五贼在心，施行于天，宇宙在乎手，万化生乎身。

【注曰：天有五贼者，即天地阴阳化生之子也，如色声臭味触之类也。五贼在心者，亦即天性所生之知觉也，如耳目鼻舌身之类也。此五者皆能吸搅情尘，徇私驰逐，颠倒执迷，至死不悟，如太上所云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”是也。若能识得破、看得透，不致认贼作子，便是施行于天也。施行于天者，一如天之无私无言，以五贼为刍狗之意。审能如是，则六合一躯、万年一念，身符造化、心统化机矣。】

天性，人也；人心，机也；立天之道以定人也。

【注曰：不被五行所贼的心，便是天性，即无思无为、寂然不动之真体也。庸人之情，一遇声色至前，便生出种种分别爱恶，即此分别爱恶，便是惟危之机心也。人苟息了机心，尽合天性（常道观抄本作尽性合天），则心之与性、天之与人岂有二哉！曰立，曰定，乃确有卓见，无丝毫移易也。】

天发杀机，移星易宿，地发杀机，龙蛟起陆，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，天人合发，万化定基。

【注曰：天地之发杀机者，无非言气机潜动之意，夫寂然不动，生灭两融，机动时行，刍狗万物，故曰杀机也，即天地不仁之意。三辰右移，列宿左易，光明下照，所谓至阴肃肃，发乎天而交于地也。龙蛟起蛰，潜然上飞，气腾物感，亦谓至阳赫赫，发乎地而交于天也。人身，小天地也，其气机旋动之时，周行六虚，坎离颠倒，非吾身之天地反覆耶！天人合发者何也人在两交之中，而气机不能与天地同运并行者，盖为不能自作主宰，任为五贼驱驰，遂与天道相睽、天行不符。今既云立天以定人矣，则天与人合一而不分，所以天地之发杀机而人与之俱发，人之发杀机则天地万物莫不与之俱发矣。故曰天人合发。万化定基者，于天人合发之际，夺尽天地冲和之运，夺尽阴阳化生之妙，始尅重胚太机，再立根元，而不生之生生毓于此，不化之化化枢于此也。此篇经旨，全归在天人合发一句，为一卷《阴符》之章旨也。

《阴符经》“阴”字，前人作暗字解，谬矣。昔称分阴、寸阴，乃时字之义也。按《参同契》有拘蓄禁门、促迫时阴之旨，始知天人合发乃乘时下功盗夺也

。何也中篇云：食其时，百骸理，动其机，万化安，足证此也。】

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，九窍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动静。

【注曰：圣人之性与天地参，众人之性有巧拙之不同，虽曰不同，然皆可以伏藏。伏藏者，即退藏于密之谓也。如天渐发阳中之真阴伏于地，以酝真阳，而后能令肃肃赫赫之机往来升降，成高明博厚于无尽。人之所以不能悠久无疆者，只为不解伏藏；其不能伏藏之故，只为身中九窍之不慎耳。何也九窍者，天性与五贼往来之门户，故五贼无此，不能诱天性以随邪，人心无此，不能通五行以扰性。又当知夫九窍中之最灵捷者，耳、目与口，谓之三要，此作圣工夫最吃紧处也。可以动静者，言三要之动而外逸，为入邪之首领，静而伏藏，实为办道之津梁，所以三要之能动能静，即吾人作圣作狂之枢关也。】

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尅，奸生于国，时动必溃，知之修之，谓之圣人。

【注曰：此节前四句乃变先天为后天，化神奇为臭腐也。后二句乃返后天而为先天，即臭腐而化为神奇也。其经旨全在时动知修四字。何也火生于木者，心之原于性也；祸发必尅者，天性之变为人心，即火之炎于上七窍也；奸生于国者，情之本于性也；时动必溃者，情之变为精，即水之滴于下二关也。吁炎上而不返，溃下而不还，中宫有其空，舍何支乎但时动二字不可全作必溃会。所以紧接知之修之一句何也夫时动者，即天人合发之时也，故时之动介乎先天后天之际、作圣作凡之间。或因其时之动也，则情扰乎中，变先天为后天，此时动必溃之诫也；或因其时之动也，能运我自然之杀机，可以返后天为先天，岂非万化定基之始乎！至于知之者，即是知此时动之机也；修之者，即于机动之际及时下功行一得永得之道也。

紫阳真人有《真铅铭》可以证之，《铭》曰：一念之非，降而为漏，一念之见，守而成铅，升而接离，补而成乾，阴阳归化，是以还元，至虚至静，道法自然，人能行之，飞升而仙。此节经文止二十四字，人能信而行之，诚有转凡入圣之功，读《阴符》者奚可草率看过。予幼时喜读《阴符》，寒暑靡间，一日于无想无梦时，忽闻有人亦诵此经，至是节，字句大有不同，犹记其句云：心生于性，念发必尅，精生于气，情动必溃。于时以为改窜圣经，大为不平，及醒而味之，颇觉微妙。可知五十年前，古圣先贤预知今日之有注《阴符》也。亦奇矣哉。】

《阴符发秘》中卷

长洲八十老孩张清夜子还注

天生天杀，道之理也。

【注曰：篇中专为指明天人合发之真时，及人发杀机之定候，首章犹未陡然直

下，故先言万物以天地发生之时而敷荣，以肃杀之候而凋谢，此自然而然之理，犹太上所云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。”曰不仁者，言天本无私，何有于仁与不仁也。即经云天生天杀，道之理也。】

天地，万物之盗；万物，人之盗；人，万物之盗；三盗既宜，三才乃安。
【注曰：天地以时之盛衰为万物之新故，即上文天生天杀道之理也。惟人与万物互相戕贼，如万物适人嗜欲，便能贼人真性，故万物人之盗也。又如人利用万物而能摧残万物，故人为万物之盗也。此皆三盗之不相宜也。若人能除五贼，识天符，顺时观化，则不但不为万物所盗，且又能盗天地万物之造化，岂非天地位而万物育乎！】

故曰：食其时，百骸理，动其机，万化安。

【注曰：食即得之者常似醉之意。动者即龙蛇起陆、人身之气机也。此节顿接故曰食其时五字，可见前二节已伏有用之时义矣。夫食时动机者，圣人直指人用功之际，机动有时，时至神知，阴阳旋运，地髓天[左食右舆]，咽归五内，脏腑安舒，形神俱妙，与道为期矣。】

人知其神之神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。

【注曰：神之神者，灵异不测之谓也；不神神者，乃是极寻常最灵现、人人共见、而全不觉其为参天地赞化育之灵源也。若非此经当场直指，未免尽作扬子江头渴死汉矣。此节本以启下文日月小大之微旨，故先示人不神而神一语，以证神明之出正在于此不神也。】

日月有数，小大有定，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

【注曰：此承上文不神之中而圣功之所以生、神明之所以出也。试问日之升沈、月之盈亏，自少至耗、自古迄今，举头便见，不识其为何物，殊不知超生脱死、一切神明变化正在于此也。此节四句，只有两个字是经旨，上二句是大字，下二句是生字。盖言圣功生者，定生于日月两交之处也。何也日月有数者，即日月行周天之数，如太阳每日行一度，太阴每日行十三度有奇，其与太阳望合会照，每月有六候，望前为三阳，在卦为震兑乾，望后为三阴，在卦为巽艮坤，总以日行五度、月行六十度，故曰月节有五六，经纬奉日使。又云：阴火息时阳火消，理分卧立顺羲爻，更随黑白天边月，六候方终晦朔交。此应人身一月之小周天也。太阳自冬至一阳来，复每月行三十度，三百六十日与太阴十二次交会，此应人身一年之大周天也。又论日月之小大有定者，专言天人合发造化之应时而动，在朔望前后各三日共二七日为小，两弦前后各三日共十四日为大。今天机阴符应大而不小，故大药之发生必在会望之候也。经曰：两七聚，辅翼人，此专指朔望前后日之各三日也。《玄脉心传》曰：至人用功，契合日月，谓之火符。其故何也凡一切人身天地之水与液，皆元气所化，故

炁称水之母，殊不知太阴为万气万水之总持。即岐伯亦云：月廓满则人身之气血实，肌肉坚，月廓空则肌肉减，卫气去，形乃独居。即水族之为物亦然，故月虚而鱼脑减，月满而蚌蛤实也。所以《阴符》大道准则日月，测候大小，依时下功，则天地人身之气机自然牝牡相从，合符行中，谓之戊己，天符戊己者，晦日朔旦，月中坎水，流戊日中，离火就己，故曰天符。符火既浹，万化旋萌，何虑功之不圣、神之不灵也耶！即纯阳子所云：有人问我修行法，遥指天边日月轮。此其证也。又云：地下海潮天上月，依此消长应圆缺。此即抽添进退机，便是虚空造化窟。不特此也，即大天地呼吸感应，无不以月之能力大处为徵验也。试观朔望前后各三日，月之能力大而海之潮汐亦大，两弦后各三日，月之能力小而海之潮汐亦小。崔奚范《天元入药镜》曰：天应星，地应潮。莫不本此。故曰小大有定。此解实为《阴符》大道千古不传之义蕴也。】

【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见、莫能知，君子得之固躬，小人得之轻命。注曰：用不神之神，运无为之功，合天人之候，契日月之符，潜修默夺，混俗和光，筋骨乃坚，神形俱妙，此君子得之固躬也。下士闻道大笑之，或得藉彼神功，恃才妄作，直至丧身亡家，死而不悟，岂非藐天人之学于鸿毛，等性命之尊于尘芥，此小人得之轻命也。谚云：邪人得正法，正法悉皆邪，亦指此也。】

《阴符发秘》下卷

长洲八十老孩张清夜子还注

聋者善视，瞽者善听，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，三返昼夜，用师万倍。

【注曰：篇之首章，复申明上经三要静藏之机全在返源内伏，又以引起下文三要中而更有最神最要者以为入圣之真枢也，故先言绝耳根之利，则兼倍于明（常道观抄本作聪），绝视司之利则兼倍于聪（常道观抄本作明），何况三根尽返，而又能宵旦弗遑，其盗机克贼之功，可胜算哉】

心生于物，死于物，机在目。

【注曰：耳目口三要之中，何以为第一要耶曰目是也。何以知之，曰原夫人生之初，一点元神，凝然中处，不识不知，朝成暮长，日渐知觉，元神变为神识，则上游两目，心生爱恶，随物生死，故曰意虽为六识之主宰，眼实为五贼之先锋，若得此要返元，其余九关三要不返而自返矣。故曰心生于物、死于物、机在目。予闻佛典之六根六尘以眼为先，太上有希夷微三者以视为首，孔子四非之箴勿视为先，至于帝尧之钦明、成汤之顾諟，《心经》之观自在，《道德经》之观有观无，黄帝之三月内视，《阴符》之机在目，三教圣人之源，莫不以此为转机辨道之津梁也。】

天之无恩而大恩生，迅雷烈风，莫不蠢然，至乐性余，至静性廉，天之至

私，用之至公。

【注曰：上章言冥目内观即回光返照之功，此节示闻响悟机乃声入心通之妙也。世人营营事物，恋恋尘情，不知自己之本来真觉为何物，苟非于无意间风霆一震，何能暂脱狂迷天真覿露乎故曰天显无恩之迅雷烈风，则一切之飞潜动植莫不跃然蠢动，惕然惊醒。时遇真心学道之人，自然直下承当。至乐者乃孔颜之乐，即西圣所谓禅悦法喜得未曾有之意。余者，充然具足也，盖言藉此一击之顷，则性之全体大现，见其涵容普徧，弥漫六合，且又凝然清静，胡能污染纤毫，故曰至乐性余，至静性廉也。吾意太空一震，不过二气感触，偶尔云然，又何有所谓公私之可议哉然见陆之功莫神此一击也：故吕公有明明说向无消息，霹雳声中自得根之语，即宗门家之敲金击竹、棒喝拈椎，皆以显此耳根圆通之妙用也。不特此也，即三身之妙谛亦不逾此，何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者，闻声见道，直下承当，蠢动含灵，皆证佛性，是名应化通身。至乐性余者，远离颠倒，身心安乐，性体含弘，遍周法界，是名圆满报身。至静性廉者，凝然湛寂，名不动尊，本无取舍，亦无污染，是名清静法身。佛氏三身之说，无如此经之明了也。】

禽之制在气。

【注曰：禽者飞扬之物，即天性之不能伏藏者也。炁者，太和氤氲之元气，天人相应之秘机，独能含情抱性、凝精毓神之至宝也。夫五贼未戕之真体，本以阴阳之妙合二五之精凝，曷用夫此气制此禽乎今也神既翱翔于纷华之域矣，气随陷溺于爱欲之场矣，所以圣人不得已而示以相制相成之妙旨。盖神之与气，犹男之与女、火之与薪也，今日禽之制在气者，犹用女以配男、用薪以传火也，则天涯荡子庶几有乡关之恋恋，不致于云踪鴈迹也。但用气之旨，圣经绝不言身中之气，而必斤斤乎天人合发之机者，盖以此躯为有形有质，皆属于后天而不可用故也。】

生者死之根，死者生之根，恩生于害，害生于恩。

【注曰：万物生皆死，故曰生生者不生，元神死复生，故曰未死先学死，其意云何夫性体无摇，寂然常住，人何有去来生死之可议哉无如人心向外驰聘，是须善用伏藏。伏藏者，未死先学死之道，即生之根于死也。苟不伏藏，便谓之生矣，生死维何即心之生于物也，心既随情著物，身自依时变灭，故曰生生者不生，即死之根于生也。恩生于害者，龙蛟起陆，根于霜雪之残，雷动风行，昉于蛰潜之候；害生于恩者，奸邪蕴国，将成必溃之机，叶茂花明，实是摧残之始。不独此也，即人情世道，莫不皆然，所以斧斤鸩毒，每在衽席豆觞之间，弯弓下石，起于朗夕亲暱之人，此太上所以有宠辱若惊之语，《火候图》有刑德相负之机也，世出世间请事斯语。】

愚人以天地文理圣，我以时物文理哲。

【注曰：人见观天察地之旨，以为《阴符》之学必在天星地文，几至数绎分经，寻文理迹，而不知夺神功改天命之道岂在兹乎故以天地文理圣者，愚人也。若夫时物文理哲者，即前文不神而神之谓也。时者即祸发机动之时，物者即物欲纷然之际，人苟能于祸发机动之时，不惟不令其有必尅必溃之势，且能知之修之而又能返之，此时文之既明也。人又能于物诱纷纭之际，不惟不令其相残相盗，且能回机内照，翕聚伏藏，此物理之且哲也。然此时文也、此物理也，岂非吾从朝至暮、举足动念、触著磕著，至亲非外，至近非遥，只此极平常处，实是凡圣转关之津要也。愚人舍此而他歧，岂非弃近而求远乎古人云：天然鼎炉，现成药物，自然符火，此三语非圣人亲行实证不能道此也。】

人以愚虞圣，我以不愚虞圣，人以奇期圣，我以不奇期圣，沈水入火，自取灭亡。【注曰：圣人见素抱朴，和光同尘，俗人昭昭，我独若昏，故人以愚测圣，则失之于卑下也，犹沈水也。宇宙在乎手，万化生乎身，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，此自然无为之道也。世人以奇测圣，则失之于过高也，犹入火也，皆不足以语道者也。沈水入火，自取灭亡者，犹谚云仰面唾天、徒污己面之意，吾故曰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，庸知吾所谓圣之非人乎人之非圣乎谁知吾所谓不圣之所以圣圣、不神之所以神神乎】

自然之道静，故天地万物生，天地之道浸，故阴阳胜，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。

【注曰：此节上二句说先天，即不生而生，以虚静自然为生天生地之根本；下二句说后天，即生生者不生，以阴阳化机之奉天应时而发育也。自然之道静者，先天太极之体也，静极则动，动极复静，则天地之定位矣，于是而人物生焉。人物何以生盖以天地之道浸也，浸者如湿与乾渐沁渐渍，无非形容气机流动之象，即阴阳相胜之理如此。阴阳相胜者，即如阴之渐渐消一分，则阳亦渐渐息一分，阴之渐渐胜一分，则阳亦渐渐损一分，如是相推相荡，则变化顺而人物得以遂其生矣。此明后天气机之奉时而化育也。然《易》谓奉天时者，当知即此经所言天人合发之时、时动食时之时、日月小大之时，了无间义也，后真用火候二字，是知《易》之所谓奉天时者，乃火候之宗源也。】

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，因而制之，至静之道，律历所不能契，爰有奇器，是生万物、八卦、甲子、神机鬼藏，阴阳相胜之术，昭昭乎进乎象矣。

【注曰：此承上文言先天圣人之道，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圣人由是而裁制一种至精至当之法，以尽其自然之道。但因而制之一句犹非定法，不过虚翕下文爰有奇器一段经旨耳。圣人又复言：自然之道，廓然无象，冥然无迹，既不可以音声求，又何可以象数计乎于是而奇器之制不得不逗漏焉。予节阅古今《阴

符》解注，至奇器二字，无有不支离曲说、不畅经旨，殊不知经之首篇早已言之详矣。经云：立天定人，又曰万化定基，此立字、定字、基字，皆奇器之伏脉也。亦即《易》之所谓正位凝命也。但奇器之名，古今不一：如《道德经》名曰玄牝，而《参同契》命为鼎炉，《黄庭》谓之丹田，名乃异而用实同也。无非喻圣人之所以盗阴阳、藏造化，必有建立之基、经营之所。盖奇者对偶之称；器者受衷之府；故太极者，天地之奇器也；而奇器者，乃人身之太极也。此器不与天地并列而能生天地，不与万法为侣而能生万象，超出万灵，至尊无对，故曰奇器，实为道之原炁之本，万化之基，《阴符》之祖，圣人藉以下手施功之地也。发杀机于此器发，盗三才于此器盗，三要返于此，不神之神神于此。从此器而顺育阴阳则生人生物，由此器而逆施造化则成圣登真，五行运而八卦生，两仪旋而甲子布，合溯藏机，神迎鬼避，此统奇器之功能也如此。要知天地间本无万物，只有万象，本无万象，只有卦爻，本无卦爻，只有干支，本无干支，只有八卦，本无八卦，只有五行，本无五行，只有四象，本无四象，只有两仪，本无两仪，只有太极，得其太极之元，则八卦自然内运，甲子自然进退，而阴阳自然升降矣。至功圆道备之期，则阴尽阳纯而神明自然显象，得其一万事毕，其奇器之谓欤！既得奇器之真，则前所谓宇宙在乎手之奇，万化生乎身之妙，今也见乎三要，充乎四肢，弥漫六合，塞乎天地，历历分明，无有著现明显于此者，故曰昭昭乎进乎象矣。呜呼！三辰昭假，万化现成，人亦何为，而甘自弃乎！勉之哉！勉之哉！】

《阴符经》经传订正

长洲八十老孩张清夜子还注

首卷

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。

[尽矣。]

【注曰：二字传，赞辞。以蔽全经意。】

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，五贼在心，施行于天，宇宙在乎手，万化生乎身。

[天性，人也；人心，机也。立天之道，以定人也。]

【注曰：十六字传，释文。天性人也，释首二句；人心机也，释五贼在心；立天之道二句，释施行三句。】以上经文三十四字。

天发杀机，星辰陨伏；地发杀机，龙蛇起陆；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；天人合发，万化定基。

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，九窍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动静。

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尅，奸生于国，时动必溃，知之修之，谓之圣人。

[天生天杀，道之理也。]

【注曰：八字传，释文。经首段杀寓生；次段生寓杀；中伏藏、动静，示修炼。天生天杀释生杀道之理，示修炼。】以上经文共七十六字。凡一百一十字。旧作上篇，而以传文八字误作中篇首句。

中卷

天地，万物之盗；万物，人之盗；人，万物之盗。三盗既宜，三才乃安；故曰食其时，百骸理，劲其机，万化安。人知其神之神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，日月有数，小大有定，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

[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见、莫能知，君子得之固躬，小人得之倾命。]

【注曰：二十四字传，赞辞。指盗机为不神神，为圣之隐。】以上经文六十八字，旧作中篇。

下卷

瞽者善听，聋者善视，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，三返昼夜，用师万倍。心生于物、死于物，机在目。

天之无恩而大恩生，迅雷烈风，莫不蠢然。至乐性余，至静性廉。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，禽之制在气。生者死之根，死者生之根。恩生于害，害生于恩。

[愚人以天地文理圣，我以时物文理哲，人以愚虞圣，我以不愚虞圣，人以奇期圣，我以不奇期圣。]

【注曰：三十七字传，释叹辞。人见圣人绝利忘机，遂以为愚，见圣人刑赏与夺，遂又以为奇。】

沈水入火，自取灭亡，自然之道静，故天地万物生。

[天地之道浸，故阴阳胜，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。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，因而制之。至静之道，律历所不能契。]

【注曰：四十二字传，释文。】

爰有奇器，是生万象、八卦、甲子，神机鬼藏。

[阴阳相胜之术，昭昭乎进乎象矣。]

【注曰：此十三字传，赞辞。】以上经文几百二十四字，旧作下篇。

通共别出传文百四十二字，得经文三百零二字。旧共四百四十四字，不分经传，于三百字之数太溢，今辨其文义，经传宛在。

附录一：《玄门戒白》

乾隆丙寅

牧道人清夜于壬戌岁归葬二亲毕，不觉身世两忘，倏然悬解。乃至明年癸

亥复入蜀，栖息成都，往来于青羊宫、武侯祠之间。因念遭际之隆，益愧自修之浅，日夜兢惕，希累尺寸，以仰酬四重。奈既托迹清虚，无由建白，惟有罄其所觉，以劝方来。于是大白于众曰：皇天无二道，圣人无两心，教象虽殊，制行惟一，乃知孝弟忠信为三教之主宰，礼义廉耻实列圣之纲维，立基既固，冲举何难！大本一亏，飞升奚自其他异端邪说，皆因传者之讹，至若惑世诬民，盖缘学之不正。且《道德》五千言，总以清静为宗，《金丹四百字》，惟期守真是务，《参同契》、《悟真篇》，并未及役鬼驱神，《心印经》、《青华录》何尝是烧茅炼汞，无论功修内外，胥依德行浅深，若圣石《指玄篇》、崔公《入药镜》，字字专精似金碧，《龙虎经》、《铜符铁卷文》，言言的确，只因心别公私，以致事有成败，而乃归咎先师，流浪尘劫；永无出期，宁不悲哉！今我发大慈悲，立洪誓愿，直指真机，敷陈道要，披青作誓，敢希谛听。夫自古拔宅飞升者，无非功高德厚之人；凝神驳气者，悉皆专心致志之士。故三千八百，立有程规，七返九还，著其定数，太乙含真之气，盖藉神而凝，不徒是咽精服气，一阳初复之机，因无心而会，岂专在默坐顽空，似此脚踏实地，功到自然成，如彼捕风捉影，毕世何由觅近世师愈多而道愈歧，德愈薄而心愈昧，或偏执一隅，至死不回，或首鼠两端，终身罔济，或藉疯颠以欺人，踰闲荡检，或假黄白而蛊众，灭理欺心。无怪牛毛学道，兔角成仙，甚至藁葬郊原，横填沟壑，恶风相继，举世知非，仙派源流，于今几绝，为劝方来，各宜猛省，急早回头。步步踏矩循规，事事敦伦饬纪，尽力乎孝弟忠信，黽勉乎礼义廉耻，须知大道出自纲常，纲常外无大道，广行方便，多积阴功，庶几修内丹者龙虎伏而鬼神钦，专炉火者魔障消而福缘凑，准是以求，得同操券，爰兹而取，易若探囊，谓不信者，请质心于三清圣人，如涉是诬，愿投灵于四生别殼。谨白。

附录二：青羊宫《阴符经碑》跋

世之论《阴符》者多矣，或曰广成子所作，授之黄帝；或曰春秋时书；紫阳氏谓战国见道之士所作；或又云养生、王政、兵法。诸家注解，纷然不一。余今以一言断之曰：皆是而皆非也。何以故《易》曰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，则出世者目为养生是也，为治者目为王政亦是也，师旅者云兵法亦无不是也。若执何者为是，即非矣。惟其所莫能拘、莫能定，以之推及于万事万理，而莫不至当，此其所以为《阴符》。乃崆峒授受之文，为坟典丘索三教百家经书文字之祖，以天地幽明而原始要终，明天人未生之前、有生之后，其所以生所以死之故，盖天地与人参三才而一理，是以指天道而明人道，言简而理该，义深而行易。总之，首以明机察物，继以知动知时，而防尅防溃，其彻

始彻终，不过以自然至静为功夫，以法天行健为法则，审能如是而知之防之、体之行之，则可超乎有生有形之外，而至于无声无臭之乡，生灭两忘，与太虚一体，岂止养生王政兵法而已哉！春秋战国之说无据，姑存而不论，故曰皆是而皆非也。今王来通以是经勒石于道院，其一片至诚坚确之心，不独自行精进，实足以启发后人者，余因欣喜而为之跋。

长洲道人张清夜并书

乾隆十六年辛未四月谷旦住持道人王来通敬立

附录三：自牧道人别传

杨润六撰

张清夜字子还，号自牧道人。初名尊，江南长洲人，盖生于清之康熙十五年丙辰岁。少为诸生，博学工诗，书法颜鲁公，东吴名士也。尝游历四方，浩然有物外想。至武当太子坡，遂从余太源真人为黄冠。雍正元年（岁在癸卯，时道人年四十有八），溯江入蜀，遍览峨眉青城之胜，见山水之险异，察人事之变迁，益信事物有有无无之微妙。先后居蓉垣临江寺，惜字宫，一琴一榻，萧然自得。先是蜀抚宪德屡上书请事，末蒙朝允，幕僚咸忧之，道人为点窜数字，更奏，事遂得行。蜀抚大异之，欲其出仕，不肯，乃请主武侯祠事（以上闻诸刘豫波先生）。道人于雍正七年（岁在己酉，时道人年五十四）秋，移住武侯祠，谢绝尘俗，涵习清虚，暇惟展玩《阴符》。复以余力培园陵，植松柏，殿宇垣墉，焕然一新。祠之别院有池荷，道人所手种也。有轩曰藕船，藕船迤南为道院，旧颜曰藏密，再南即紫阳洞，景物幽邃，去故启新，胥道人之力（按乾隆四年己未，道人年六十四，所撰青羊宫祖塋碑记，自题重开武侯祠长洲道人张清夜。考安夏属道人理青羊宫在乾隆八年，是时道人但为祖塋作碑记，故自题云耳）。乾隆七年（岁在壬戌，时道人年六十七），复于后殿补植栢林（据成都陵庙志），是年道人旋归江南葬二亲毕，不觉身世两忘，繚然悬解，时年六十七矣。翌年（时乾隆八年，岁在癸亥）复入蜀。时华阳令安洪德、成都令夏绍新，既重新青羊宫，复其田亩，重道人之高隐，以青羊宫属理焉。道人曰：此虽道教祖庭，为吾分内事，然吾老无能为也。郡守文公（按旧志时成都知府为王时翔）又谆谆恳请，不克固辞，遂令其徒汪一萃任之。道人亦时往来于青羊宫武侯祠之间。越二年（乾隆十年，岁在乙丑，道人年七十），即于青羊宫创悬锤板，接待十方，一时道众闻声云集，清规复振，俨然一大丛林矣。乾隆十一年丙寅（时道人年七十有一），道人因念遭际之隆，日夕兢惕，乃罄其所觉，以劝方来，作《玄门戒白》。辛未（时乾隆十六年，道人七十六），住持王来通以《阴符》勒石，道人亲为书之，并跋其后。甲戌（时

乾隆十九年，道人年七十九），道人作《阴符发秘》成，题曰八十老孩（按是时道人实年七十九）。若谷沈裕云为之序。己卯（时乾隆二十四年，道人年八十四），青羊宫增饰殿阁，次第告成，先后已历十一载。勒重建青羊宫碑，安洪德为撰碑文。乾隆二十八年，岁次癸未，道人无疾而逝，世寿盖八十有八。道人鹤发萧疏，吐词清妙，工书，著有《潭东草》厥后沈阳范宜宾于乾隆壬辰岁（时为乾隆三十七年），得道人《发秘》，宜宾绍嵩山先生之传，见道人秘诀，同出一途，其中秘密，道人已流露于前，则隐而未发之义，不得不解之于后，遂更作《阴符玄解》，其序云：“道人素明南宫之术，却于内丹成道，惜已尸解而去，不得面叩为恨耳。”

谨按民国二十一年青羊宫住持刘教宾重建道人墓碣，其文颇略，《成都志》亦复不详。友人蒙文通据安碑知乾隆己卯道人年八十四，因考各序记，得推论道人之年世生平如此，正芳因取以为别传，于寻道家统绪者，倘有裨焉。